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天史

第一卷 大逆二□九案

一、隋煬帝大逆無道 煬帝，名廣，封晉王，隋文帝仲子也。初，文帝立太子勇，勇性寬厚，率意任情，無矯飾之行。帝不悅。廣伺術勇過，矯情飾詐，與勇相傾。帝性好節儉，每幸其第，廣悉屏去美姬，以老丑者給事。衣服屏帳，改用縑素。故絕樂器之弦，塵埃不拂。帝悅之。又與用事大臣左右相結，由是聲名特著。帝遂決意廢立矣。開皇二□年，廢太子勇為庶人，立晉王廣為皇太子。是日，天下地震。仁壽四年，帝不豫，廣侍疾。陳夫人旦出更衣，為廣所逼，拒之得免。帝怪其神色有異，問故，夫人泣然曰：「太子無禮。」上恚曰：「畜生何足當大事！速召吾兒勇來。」廣遂同右庶子張衡弒帝於大寶殿而殺故太子勇，流大臣柳述元岩於嶺南。是日晡後，封小金盒遺陳夫人。是夕，廣遂■焉。明日，發喪即位，為大業元年。以楊素為尚書令，起義丁二百萬人，大營東京宮室。命內史封德彝等發江嶺之間奇材、異石、嘉木、異草、珍禽、奇獸以實西苑。苑週二百里。其內有海，周□餘里。為方丈、蓬萊、瀛洲諸山，高百餘丈。台觀宮殿，羅列山上。海北有渠，濬注海內。緣渠作□六院，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，窮極華麗。宮樹凋落，剪為花。或月夜上從宮女數千騎游西苑，作清夜遊曲，於馬上奏之。元年，西苑成，發丁百萬，開通濟渠，自西苑引汴水以達於淮。又發民□萬開邗溝，入於江。溝廣四□餘步，旁築御道，樹以楊柳。自長安至江都，置離宮四□餘所。造龍舟及雜彩船數萬艘。元年八月，帝如江都。龍舟四重，高四□五尺，長二百丈。上重有正殿、內殿、朝堂；中二重有百二□房；下重皆內侍處之。餘舟數萬，以載後宮、諸王、公主、百官及諸藩客。共用挽士八萬餘人，以錦為袍。惟龍舟皆選民間美女挽之。號殿、角女、旌旗錦二百餘里。所過州縣，皆令獻食。水陸奇珍，多者一州至百輿。後宮厭飫，棄置道路。大業四年，又築汾陽宮。男丁不足，役及婦人。帝將伐高麗，東萊造船者立水中，晝夜不息。自腰以下皆生蛆，死者相枕，天下騷動。大業八年，帝自將東征，合□二軍，一百一□三萬人，首尾互千餘里。近古出師之盛未有也。高麗皆城守不下。及大敗於薩水，資械蕩盡，惟二千七百人得歸，故楊立感、王世充、竇建德等四方蠭起。大業□三年，帝再幸江都，荒淫日甚，遍歷台閣，汲汲顧影，惟日不足，常卮酒不離口，引鏡自照曰：「好頭顱誰當斲之？」是時，天下大亂，帝覆命治丹陽關，欲徙都之。將作少監宇文智及司馬德戡等，遂謀作亂，殺之於江都。及其少子宗戚皆死，隋遂亡。

論曰：吾讀史而至隋煬，此天地古今一大變也。五倫全滅，萬惡積成，蓋分閭陰晦之極，將大開朗，故害氣全鍾於此異物，為唐室作顛瀾也。列國盡而秦政出，六朝盡而隋廣生，蓋將大辟一統之新局，故盡結一人之元惡。如陽春之始，必有冰霽；且明之時，更深黯。不大亂，不大治也。不然，廣亦一具耳目心知者耳，知有父母兄弟男女者耳，何至獸心■行，殘狠淫污，為禽類而甘心哉？迷樓吐絃之詩，照鏡惜顛之語，其病狂耶，抑楊謝李榮之謠，天有以奪其魄耶？酒卮在口，顧日不及，語云安肆日偷，然如不終日，蓋自知其絕於天矣。詩云：畏天之威，於時保之。血濺御衣，宗亡國滅，貫盈而後報之，殆天授其惡歟？

二、張衡賊臣之報

初，晉王廣謀危太子也，皆右庶子張衡之謀。仁壽四年，文帝不豫。廣侍疾，無禮於陳夫人，為文帝所覺，欲召故太子勇。廣急召張衡弒帝於大寶殿。內外知之。及煬帝立，衡以佐命自功，位不滿望，衡妾告其怨望，詔賜自盡。衡臨死大言曰：「我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？」監刑者塞耳，促令殺而饗之。論曰：元惡滅天，造惡自煎，以狼翼虎，終為虎啖。子亦知所作何事而不為人饗？

三、衛州吁弒其君桓公

春秋衛莊公娶於齊莊姜，美而無子，再娶於陳，生桓公完。莊姜以為己子。州吁，嬖人之子也，有寵而好兵。公弗禁。莊姜惡之。石諫曰：「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，弗納於邪。驕者淫佚，所自邪也。寵而不驕，驕而能降，降而不惑，惑而能者鮮矣！」弗聽。三□六年，衛莊公薨，子完立，是為桓公。周桓王元年，衛州吁弒桓公而自立，不和於民。九月，衛人殺之於濮。論曰：州吁之亂，莊公釀之也。不能納石之諫以端本清源，綠衣篇養為戎首。雖然，衛至輒■父子君臣之間，其所由來遠矣！

四、宋太子劬巫蠱弒逆

宋文帝元嘉二年，袁皇后生太子劬。后曰：「生兒形貌異常，必破亡國家。」欲不舉，帝禁之。及劬長，黠而剛猛，屢失德，與潘妃子濬數為宋主所撻。因與吳興巫嚴道首及公主婢鸚鵡者共為巫蠱，以玉刻宋主形象，埋於含章殿前。事覺，欲廢劬誅濬，遲疑未決。元嘉三□年三月，太子劬乃率東宮甲士萬餘人，以偽詔入宮，命張超之弒帝，及殺大臣徐湛之、江湛等，即位改元。不敢臨喪，以白刃自守。四月，武陵王駿舉兵討劬。劬督兵出戰，皆放仗降。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，為眾軍所殺，剖腸割心，嚙其肉生啖之。劬入武庫井中，縛而斬之。及其四子誅於牙下。濬南走，為江夏王義恭所擒，及其三子誅之。劬、濬父子皆懸首於大航，暴屍於市汙瀆劬所居宮。嚴道首、王鸚鵡焚死，揚灰於江。

論曰：元凶巨惡，或有其性，抑亦夙冤耶？當生不欲舉之時，固有異乎人類者。至於不敢臨喪，以刃自守，劬亦知天不赦之矣，梟獍哉！

五、寒浞殺羿

夏后氏時，羿之祖世為射官。天子賜之弓矢使司射。夏之方衰。自遷於窮石，號「有窮氏」。夏太康□有九年，王畋於洛表，羿拒王於河，不能復返冀都，遂作五子之歌，都於王夏。羿篡夏政，號帝夷羿。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，用伯明氏之讒，子弟曰寒浞者為己相。浞讒慝詐偽，娛羿子田，而陰取其國家。殺羿而烹之以食。其子不忍食，殺之於窮門。浞因羿室，生澆及。夏太康崩，弟仲康立。仲康崩，子相立。國浸弱，依同姓諸侯斟灌、斟氏。及寒浞殺羿，而澆既長，力能盪舟，浞乃使澆用師，滅斟灌、斟而弒夏侯，相於帝邱。後緡方妊逃出，歸於有仍氏，生少康焉。少康長為仍牧正。澆使人求之，逃於有虞，為虞庖正。虞思妻之以二姚，而邑諸綸，有田一成，有眾一旅，佈德兆謀，以收夏眾。少康三□九歲，夏遺臣興師討浞，伏誅，滅澆於過，滅於戈，有窮氏遂亡。秦少康踐天子位，夏道中興，復禹舊績。

論曰：禹吾無間然矣！一傳而有甘誓之戰，再傳而至太康。羿浞相篡，失國者幾百年而後復，豈禹變為家，亦有未慊天心者乎？不也。太康失德，羿浞構禍，是天之未厭亂也。一振而誕少康，弱旅孤臣，卒以凝承新命，而後知禹德之不衰也。靡鬲諸臣，謂非天心所權歟？

六、莨弘知蔡禍將周

周景王二年，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而自立，是為靈公。至□有四年，庚午夏四月，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。是年景王問莨弘曰：「今之諸侯，何實吉，何實凶？」對曰：「蔡凶，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。歲在豕韋，弗過此矣。楚將有之，然壅也。歲及大梁，蔡復楚凶，天之道也。」楚子在申，召蔡侯。將往。蔡大夫曰：「楚貪而無信，幣厚言甘，誘我也，不如無往。」蔡侯不可。楚子伏甲享蔡侯，執而殺之，刑其士七□人。公子棄疾帥師圍蔡，滅之。及平王立，復蔡。伍員入吳，遂復楚。

論曰：越范蠡云：聖人之功，時為之庸；得時弗成，天有還形。天節不遠，五年復返；小凶則近，大凶則遠。其義可以參觀，古人之學，蓋有所本歟？

七、王莽盜名篡漢

漢成帝永始元年，大將軍王鳳用事，太后兄弟皆封王侯，獨弟曼早亡，未封。子莽幼孤，不得與眾比，太后憐之。莽見列侯子侈靡相競，因折節為恭儉，勤身博學，被服如儒生，內事母嫂以孝敬聞。大將軍鳳病，莽嘗侍藥，不解衣帶者連月。又能交結賢士，以要名譽。賑施賓客，家無贏餘。嘗家宴，列侯夫人皆衣珠玉，莽妻蔽衣不曳地。時論重之。鳳死，封莽為新都侯。帝崩，哀

帝立。二年，崩。莽益謙謹，遂以太后命自為大司馬，立平帝，稱安漢公，號宰衡，加九錫。頌德上書者四□八萬七千五百七□二人。莽因臘日進酒，弑帝，迎立孺子，居攝踐，自號曰「新」皇帝。以皇帝虞舜為始祖，立九廟祀焉。好空言，慕古法。匈奴入寇，天下大亂，漢光武起兵。更始元年，遣將攻洛陽。莽始懼，日率群臣至南郊，陳其符命本末，仰天大哭。使諸生、小民旦夕哭天，以哀者為郎。赦囚徒授兵，殺與誓，曰：「有不為新室者，社鬼記之。」兵皆散走，迎漢兵。至城下，發掘莽父祖墳，燒棺暴屍，焚其九廟。九月朔日，兵入燒宮門及掖庭。莽猶衣紺褐服，持虞帝匕首，旋席隨斗柄而坐曰：「天生德於予，漢兵其如予何！」避火宣室前殿，火輒隨之。是日，軍士分莽身節解饜食之，懸莽首詣宛。百姓切食其舌。王氏遂族。

論曰：莽起外戚，而能慝情飾行，假竊名譽，班固所謂色取仁者非耶？夫心不可欺，始而欺人，終而欺天，卒之抱孺子向天涕泣，身死於人手，而猶曰「天生德於予」，則亦成一癡，無知之物而已。自欺者，果能欺人、欺天乎哉？夫亂臣亂子，何代無之，而陰邪左道以亂天位，當以莽為罪首！

八、董卓燃臍達旦

卓，隴西人。桓帝時為郎中。性粗猛有謀，羌胡畏之。靈帝中平六年，何進欲誅宦官張讓等，徵天下兵，卓遂將西涼兵詣京師。及張讓殺盡，劫太后與帝出宮，卓因亂遂為司空。弑太后何氏，廢帝為弘農王，弑之。奉陳留即位，是為獻帝。遷都長安，燒洛陽宮闕，發諸帝陵寢，收諸富民以罪惡誅之，沒入其財物子女，驅徙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。步騎驅蹙，積屍盈路。二百里內無復雞犬。獻帝初平三年，卓以弟晏為左將軍，兄子璜為中軍校尉，皆典兵事。侍妾懷抱中子，皆封侯，美以金紫。築塢於，高厚皆七丈，積聚三□年，自謂事成雄據天下，不成守此足以畢老。卓性殘忍好殺，每朝乘車衷甲，陳兵夾道，屯衛周迎。中郎將呂布素驍勇，卓收為義男，使持戟捍衛，然後出。朝廷之上，人不聊生。司徒王允密謀誅卓，因激布為內應。四月，帝疾新愈，卓入朝，為布所殺。死之日，吏士皆稱「萬歲」，百姓歌舞於道，士女賈衣裳、市酒食相慶。暴屍於市，為火炷臍中燃，光明達曙。塢中有金三萬斤，銀□萬斤，錦綺玩好如丘山，皆籍入官。子孫無少長皆殺。

（附）呂布負丁建陽

呂布善戟法，驍勇絕技。初事刺史丁建陽，為帳下義男。董卓收為腹心，以利啖之，布遂殺丁建陽奔卓。卓拜為中郎將，每出，使持戟捍衛之。受王允謀，誅卓有功，後為曹操所殺。

論曰：卓近羌，粗勇無人理。當時不內召，直一番將耳。漢鼎將移，如籬落不牢，而虎狼入之，遂以成荼毒弑廢之禍。及塢守虜，自謂大事不成則退以自老，何異曹爽不失富家翁之言？真一粗莽蠢之物耳！燃臍達旦，脂膏自煎，何快也！布以梟將，兩刺其主，白門之誅，有天道焉。

九、南宮長萬弑閔公

魯莊公□年，敗宋師於乘邱。魯公以金僕姑射南宮萬，公右顛孫搏之。宋人請之，閔公斬之曰：「始吾敬子，今子魯囚也。吾弗敬子矣。」病之。秋八月，宋萬弑閔公於蒙澤，殺宋卿仇牧及太宰督。宋人立子御說。御說奔亳。萬之子南宮牛、其黨猛獲師師圍亳。蕭叔大心及宋王公子孫以曹師伐之，殺南宮牛於師。猛獲奔衛，南宮萬奔陳。宋人請猛獲於衛，衛欲弗與。石祁子曰：「不可。天下之惡一也，惡於宋而保於我，得一夫而失一國，非謀也。」衛人歸之。亦請南宮萬於陳。萬素多力，陳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。比及宋，革破，手足皆見。宋人皆醜之。

論曰：南宮萬以勇力聞，御母而奔，晝夜馳數百里，蓋飛廉惡來類也。犀破骨糜，天有以屈其力矣。

一、朱溫弑君得子禍

朱溫，本碭山小民，從黃巢為盜。巢敗降唐。僖宗中和二年，以溫為河中招討使，賜名全忠。及昭宗為宦者劉季述所幽，崔胤召溫以圖匡復，賜爵東平王。是時，藩鎮互相殺伐，閹宦結黨擅政，韓全海、李茂貞等劫帝入鳳翔。天下大亂，惟溫兵最強。天復二年，溫克鳳翔，迎車駕還長安。以溫為太尉，封梁王。劫遷帝於洛陽，殺帝左右二百餘人，誅崔胤、裴樞等，坑朝士於白馬驛，投之濁河。遂謀禪代。天■元年，溫弑帝於椒殿，立哀帝祝，殺昭宗太子德王裕等九人，弑太后何氏，以哀帝為濟陰王，即天子位，國號「梁」。開平元年，梁王嘗與其兄全昱飲，昱呼之曰：「朱三，汝本碭山一民耳，從黃巢，幸不死，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，富貴極矣。一旦滅唐三百年社稷，他日得元滅吾族乎？」梁王不憚而罷。僭位之後，恣意聲色，諸子雖在外，常徵其婦入侍。次子友文婦美，尤寵之，欲以為太子。友文不平，相與謀弑，率龍虎軍斬關夜入，刺溫之腹，刃出於背。以敗氈裹而瘞之。矯詔殺友文而自立。季子友貞討，殺之。恐兄弟為亂，乃盡殺。梁子孫無遺者。不二年，為唐李存勳所滅。

論曰：餘按狂暴粗惡，未有賊如溫者。唐德不振，戾氣偶鍾，而生此梟獍。崔胤借烏頭毒藥以治虛羸之人。國既不支，且以自殺，哀哉！至於清流投濁，開祖龍以後未有之慘，卒至禍。來神味，淫氣自煎，借刀以其腹。君臣父子出爾反爾之道也。嗚呼，天亦嚴矣！

一一、安史子禍

祿山，本營州雜胡。初名阿荦山，其母再適安氏，因冒其姓。以部落破散，與安氏子思順來歸，為幽州節度使張守所收，為討擊使。開元□四年，討奚契丹，敗績，當斬，執送京師。上惜其才，赦之。張九齡固爭曰：「不殺必為後患。」上不聽。祿山儀觀豐偉，外若癡直，內實狡黠，善揣人意，由是賄買左右，聲譽日起。天寶二年，帝以為范陽節度使，寵遇日固。上嘗指其腹曰：「此胡腹中何所有？」曰：「止有赤心耳！」其諛諧辯給如此。知上寵貴妃，祿山先拜之，曰：「胡人先母而後父。」上悅，因請為貴妃兒，出入禁中，與妃通焉。上嘗晏勤政樓，使祿山設金雞帳，坐御座之東。寵異無比，賜爵東平郡王，授鐵券。每人入朝，楊國忠兄弟姊妹，皆往迎之。命有司為祿山起第於親仁坊，敕令但窮壯麗，不限財力。命中使護作曰：「胡眼大，勿令笑我。」新第成，日遣諸楊與之游宴。祿山生日，貴妃以錦繡為大襦褲，使宮人舁之，名為「貴妃洗兒」。上賜貴妃洗兒金錢，盡歡而罷。祿山兼領三鎮，日益驕恣，潛養契丹壯士史思明等八千餘人，畜戰馬數萬，欲應圖讖，以謀不軌。天寶□二年，祿山入朝，為楊國忠所激，遂舉兵反於范陽，殺節度使張介然、御史中丞盧奕、常山太守顏杲卿等。帝命郭子儀、李光弼討之。肅宗至德二年，祿山兩目俱盲，為子慶緒所殺。後史思明復殺慶緒。

賊將史思明，猜忍好殺，善用兵。既與祿山俱反，攻陷河北諸郡，兵勢日盛。及慶緒之殺祿山也，使思明守范陽，遂不用慶緒之命。慶緒既敗，乃以所部來降。上大喜，封歸義王。乾元元年，思明復叛，攻陷魏州，殺三萬餘人，自稱「大聖燕王」。慶緒勢蹙，乃上表稱臣於思明，入營拜謝。思明怒斬之，以其子史朝義並其眾，守鄴城。朝義，思明長子也。無寵。思明愛少子朝清，嘗以朝義進兵屢敗欲斬之。朝義忿懼，射思明殺之，並殺朝清。代宗廣德元年，賊將李懷仙殺史朝義，傳首京師。

論曰：非其種者，鋤而去之。先王知華夷之不可以一而限焉。以其非吾族也。乃至衽席之側，置一異物，初以為狎之，不知其為所狎也。譬若馴狼守羊，終逞野心耳。然亦有異焉，金日亦胡人也，忠與伊、霍比，何哉？蓋犬馬知恩，鳴梟無義，以禽獸報人者，亦來禽獸之報。若非父子相夷，唐幾中滅矣！

一二、劉守光囚父囚兄

唐昭宗時，盧龍節度使劉仁，恭驕奢貪暴，築館於大安山。四面懸絕，窮極壯麗。實以美女。與方士彩丹煉藥，悉斂境內金錢瘞之山顛，使民間用芹泥為錢。中外不堪。有愛子劉守光與仁恭愛妾私通，仁恭杖而斥之。梁朱溫興兵擊盧龍，仁恭在大安，城幾不守。守光引兵入據之，自為節度使，使部將李小喜襲大安，執仁恭，囚於別室。其兄守文，賄契丹以救父，守光亦擒而囚之。梁乾化三年，為李存勳所執，先斬李小喜，而後誅仁恭父子。

論曰：五代之際，杳冥昏黑，岌岌乎殆哉！天道方墜，產此梟獍。然而仁恭亦有取焉。以幽州偏校攻其主帥，藉河東之力，妄激盧龍，既而知乘輿之播遷，傲然拒命，旌節自有果安在也。天報以子，亦何異安史朱溫之禍哉？故《綱目》父子皆書誅。

一三、蕭正德通賊叛父

正德梁主蕭衍少子封臨賀王，屢以貪暴得罪，為衍所出。陰養死士，幸國家有變。太清二年，梁侯景舉兵反，致箋於正德曰：「天子年尊，奸臣亂國，大王屬當儲貳，終被廢黜。景雖不敏，實思自效。」正德大喜，報之曰：「僕為其內，公為其外，何有不濟？機事在速，今其時矣。」冬十月，景以鐵騎引兵論江。梁主使正德督大軍屯丹陽。正德遣大船數艘，詐稱載荻，密以濟景。乃引景兵圍梁台城。初，正德約景：平城之日，不得全二宮，立之為帝。及城開，景兵遏正德不得入，封正德為大司馬。知為景所賣，入拜梁主涕泣。梁主曰：「啜其泣矣，何嗟及矣！」及梁主為景所逼而死，遂殺正德。

論曰：虎狼雖殘，不啖子女。鳥獍初生，即食父母。引賊入庭，操戈啟戶，喪狗無家，終亦就釜。或秦之貽謀也乎？生豚犬以貽虜。

一四、梁冀跋扈弑君

梁冀者，漢順帝梁后兄也。陽嘉二年，封襄邑侯。冀剛愎狠急，嘗為河南尹，縱暴失職。客有告其父商者，冀因殺客而滅其宗親百餘人。父商卒，以梁冀為大將軍。帝崩，太子立。四月崩，迎章帝曾孫續即位。時續八歲，目冀曰：「此跋扈將軍也。」冀使左右置毒弑帝，而立桓帝，殺清河王蒜及太尉李固、杜喬，暴屍於路。由是，權傾中外，三公絕席。賞賜金錢、奴婢、車馬、幣、衣服、甲第，賜之四縣。冀猶以為薄。正月朝賀，冀劍入省。尚書張陵叱之，使虎賁奪劍。秋七月，梁后崩，冀專擅威柄，凶恣日積。一門七侯、六貴人、三后、二大將軍，卿、相、尹、校五餘人。宮衛近侍，並樹所親。禁省起居，纖微必悉。故四方貢獻，先輸其上於冀，其次乃及乘輿。百官遷召，到門謝恩，奔走天下。冀妻孫壽，引共舅女為貴人。冀欲假為己女，遣使殺其母以滅口。事覺，帝大怒，令尚書令尹助持節勒羽林虎賁劍士千餘人圍冀第。冀、壽皆自殺，收梁氏無少長皆棄市，籍其財三萬餘萬以充王府，散其苑囿千餘處，以業窮民。

論曰：梁冀恃椒房之戚，弑君據位，當其金紫滿族而奔走一世，何其盛也。至於一僕赤族，化為輕煙冷風，蕩然無餘，何異陽春之消微冰乎？隆隆者絕，炎炎者滅，跋扈寧幾時哉！而不有自返也。

一五、曹操司馬懿前後九錫

漢靈帝時，曹操舉孝廉為郎。平黃巾賊有功，遷濟南相。獻帝興平二年，因董卓亂長安，操遂入朝，自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，遷帝於許。建安八年，自立為魏公，加九錫，劍履上殿，贊拜不名。車騎將軍董承謀誅操，事泄，夷三族。皇后伏氏令父完密圖操。使尚書令華歆勒兵入宮，收后。后閉戶藏壁中，欲壞戶發壁，牽后出，幽死於暴室。所生皇子二人，皆鳩殺之。操立其女為皇后。建安十一年，操進爵為王，用天子車服，出入警蹕，以世子丕為太子。操死，丕復為丞相。二十五年，廢帝為山陽公，丕遂篡漢，國號魏。魏文帝時，司馬懿為撫軍，屢戰有功，受遺詔輔太子睿即位。景初二年，魏主睿卒，太子芳立。懿受遺詔輔政，與曹爽並加侍中，都督中外諸軍，錄尚書事。爽用何晏謀，欲樹親黨。懿遂詐病告休。乘爽出，閉城門，據武庫，殺爽及何晏等，夷其族。魏嘉平元年，懿自為丞相，加九錫，殺楚王曹彪，置諸王公於鄴監禁之。懿卒，以子師為撫軍大將軍，錄尚書事。殺中書令李豐、太常夏侯玄諸大臣不附己者，廢帝后張氏並殺其父光祿大夫張緝，亦如伏后之死。嘉平三年，廢其主芳為齊王，遷之河南，迎高貴鄉公髦立之。師死，弟昭代立，自為晉公，加九錫，使賈充刺髦於闕下，號晉王。以子炎為世子，即皇帝位。魏遂亡。自丕篡漢至司馬懿父子才三載，而事多相類。

論曰：唐虞禪夏，後殷周繼，至漢而以匹夫崛起，乘秦鹿之衰，是皆有道焉。九錫之謀，始於魏，因於晉，其後奸臣謀國，類以此為即真之階，種種不可紀。故於魏晉書始，志亂首也。其後九錫多不書。

一六、霍氏毒后滅族

漢宣帝本始三年，大將軍霍光夫人顯，欲貴其小女成君，道無從。皇后許氏當娠病，女醫淳於衍者，霍氏所愛，嘗入宮侍疾。顯謂衍曰：「將軍素愛成君，欲奇貴之。今皇后當免身，若投毒藥去之，成君即為皇后矣。如蒙力事成，富貴共之。」衍即搗附子，齎入長定宮。皇后免身後，衍取附子並合太醫大丸，以飲皇后。有頃，曰：「我頭岑岑也。藥中得無毒？」對曰：「無有。」遂加煩悶，崩。顯因勸光內其女，入宮立為后。霍光卒，封子禹為右將軍，兄孫山為列侯，以奉車都尉，領尚書事，昆弟諸婿，皆居權要。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。或夜詔門出入，驕奢放縱。會有言霍氏毒殺許后者，顯恐泄被誅，遂與禹、山等等謀反。事覺，禹、山、腰斬，顯及諸女昆弟長幼皆棄市，諸婿姻屬相連者數千家，皇后霍氏廢。

班固曰：霍光受襁褓之托，擁昭立宣，周公何以加焉。然不學無術，暗於大理，陰妻邪謀，遂至顛覆，哀哉！餘讀《綱目》，未嘗不為光惜也。當妻顯弑后，光實未知。及顯以實告，光即當誅其妻以請死，尚可自贖。乃匿罪不發，私女為后，又安逃乎弑逆哉？死才三年，子孫族滅，天為許后復仇也。

一七、江充殺太子

漢武帝時，江充為趙王客。得罪亡，詣闕，告趙太子陰事。太子坐廢。充容貌魁岸，被服輕靡。上召與語，大悅之，拜為直指繡衣使者，使督察貴戚近臣逾奢者。充舉劾無所避，令身待從軍擊匈奴。貴戚子弟叩頭求哀於上，願入錢贖罪，凡數千萬。上以充為忠直，嘗從上甘泉，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。充以屬吏，太子使人謝充曰：「非愛車馬，誠不欲令上聞之，以教敕無素者，唯江君寬之！」充不聽，遂白奏上。曰：「人臣當如是矣。」大見信用，威震京師。江充見上年老，恐畏駕後為太子所誅，因言上疾祟在巫蠱。於是，上以充為使者，治巫蠱獄。充將胡巫掘地視鬼，染污令有處，輒收捕驗治，燒鐵鉗灼，強服之，民轉相誣。以巫蠱坐而死者，前後數萬人。充因言宮中有蠱氣，上乃使充入宮，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。又使蘇文等助充。充先治後宮，以次及巫后、太子。宮中掘地，縱橫無復施牀處。云於太子宮得木人甚多，又有禹書所言不道，當奏聞。太子懼，不知所出。及詐為使者收捕。充等自臨斬之。後武帝殺太子，因田千秋之諫，遂族江充家，焚蘇文於橋上。

論曰：非江充殺太子也，武帝自殺其子也。充本陰險小人，而寵之，以喘物為奇，安得不屠人父子也？養狼而使視稚，其不盡食稚者幾稀。武帝窮兵極欲，陰殘之氣及於骨肉，天也。吾於江、蘇也何誅？孟子曰：不仁哉，梁惠王也。以其所不愛，及其所愛，堯母之命小人有以窺其隙矣。

一八、賈后毒淫弑母（附：賈午）

晉惠帝后賈氏，賈充女也。晉武帝以充弑魏主髦於南闕為有功，晉室故立其女為太子妃，是為賈后。后妒忌多權詐，後宮有孕者，子隨刀墮。事太后楊氏不以禮。及武帝崩，嫉楊駿專政，謀誅廢太后，遂與黃門董猛等召楚王瑋，誣駿與太后謀反，殺駿，夷三族。駿妻龐氏，太后母也，詔欲原之。賈后付廷尉行刑，太后呼天號叫，截髮稽顙。上表於賈后，請全母命，皆不省，卒殺龐氏，廢太后為庶人於金墉城，絕其膳八日而卒。覆而殯之。又殺太宰汝南王亮及楚王瑋，廢太子為庶人，尋殺之。淫虐日甚，與太醫令程據等私通，穢彰中外。永康元年，三月兩血，妖星見南方，太白晝現。趙王倫矯詔敕三部司馬開門夜入，廢賈后為庶人，亦置於金墉城，賜金屑酒而死。賈氏皆族。

南陽人韓壽，美姿容，善詞令。賈充拜為椽。每宴集，其少女賈午窺而悅之。女光麗豔逸，贈壽以異香，遂通焉。充秘之，因以妻壽。生子謚。賈充死，無子，以謚嗣繼充佐命之後，襲封食邑。又恃賈后內戚，驕恣奢靡。時從帝幸，宣武觀校獵，與兩宮太子游處，不為之屈，權過人主，到鎖係黃門侍郎，其威福如此。及趙王倫廢賈后，召謚於殿前戮之。韓壽早卒，其兄弟與賈午皆伏誅。

《晉書》曰：充初伐吳時，嘗屯項城，軍中忽失充之所在，其帳下都督周勳晝寢，夢百餘人引充至一府，侍衛甚盛，一人南面坐，厲聲責充曰：「爾何敢毀吾事！終當使汝孫嗣死於鍾之間，太子斃於金酒之中，小子困於枯木之下！」充忽然還營，神氣昏喪，經日乃復。其後謚死於鍾下，賈后服金酒而死，拷賈午竟用大杖斃之，果如其言。

一九、何后弑董太后

董太后為漢桓帝貴人，生靈帝。及帝立，尊為孝仁太后，以兄子董重為驃騎將軍。靈帝元和三年，立貴人何氏為后。后本南陽屠家，以選人掖庭，生皇子辯，故立之。徵其兄何進為侍中。後王美人生子協，后鳩殺美人，董太后收協養之，以是不和。中平六年，帝疾篤，何后欲立辯，董后欲立協。帝崩，卒立皇子辯，封協為陳留王，故何進與董重權勢相危。何后亦排斥董太后，日夜忿置。進與后謀，誣太后交通州郡，不得留京師。遂遷之河間。舉兵圍驃騎府，使重自殺。董后亦暴崩。由是人心不附何氏。後何進欲誅宦官，召董卓詣京，何進為宦官所殺，董卓亦弑何后而立陳留王，遂以亂漢天下。

論曰：漢之微也，實由何進。何后之立，天正以危漢室也。荼毒弑母，當其收協之時已不兩立矣，卒之。何后雖誅，漢室亦微，雖誅百何進，何益哉！后生屠家，故母儀不可不慎也。

二〇、劉婕妤爭坐廢后

宋哲宗元祐七年，冊立皇后孟氏。后，洛州人，都虞侯孟元之孫，賢淑有女儀。太皇太后愛之，備六禮，冊為后。紹聖三年，宮中劉婕妤有寵，嘗同朝景靈宮，訖事就坐，嬪御皆立侍，婕妤獨依簾背立。座髻金飾，婕妤亦欲得之，使從者易座與后等。眾嬪御不平，因傳言曰：「皇太后出，后起立，婕妤亦起立。」尋復坐，則或已撤去婕妤座矣。婕妤坐空，仆不能起。因慙不復朝，泣訴於帝。內侍郝隨趨附之曰：「勿戚戚！此座終當為婕妤有也。」會后女有疾，呼女醫出入宮掖，與尼法端俱為禱祠。婕妤以魘魅上聞，詔拘之，逮捕宦官宮妾三〇餘人。掠備至，肢體毀折，至有斷舌者。獄成，命侍御史覆錄。郝隨以言脅之，御史懼，乃以奏贖。上詔廢孟后，出居瑤華宮。時宰相章惇陰附劉婕妤，欲立為后，故與郝隨構成此獄。天下冤之。元符二年，立婕妤劉氏為皇后。三年，帝崩，無子。徽宗政和三年，劉后干預外事，以不謹聞，遂命自殺。年三〇五，詔昭懷。靖康之亂，王后諸妃被虜，皆北遷，獨孟后以廢居第獲免。及高宗立，尊為隆祐太后。至紹興中，以壽終。

論曰：人君端冕迎婚，將以為天地宗廟神人之主，非苟焉而已也。有夫婦，然後有父子；有父子，然後有君臣。親之至也，人政之大者也。婕妤市寵，佞臣構禍，僭者蒙誅，廢者免難，何天這之巧於授人歟？

二〇一、韋后（附：上官婕妤）

唐神龍元年，中宗復位，立韋氏為后。初，帝為武后所廢，與韋同幽閉，情愛甚篤，嘗與后私誓曰：「異日復見太平，當為卿所欲。」及復位，上每臨朝，后亦施帳於殿上，如武后焉。帝嘗使后與武三思發陸，為之點籌，后遂與三思通。內外相為奸惡，殺張柬之等五人，為武后報仇。又與駙騎常侍馬素客、光祿少卿楊均通，恐事泄不自安。景龍四年，於餅中進毒，弑帝於神龍殿。臨淄王隆基起兵討之，韋后及上官婕妤、武延秀等皆伏誅。屍韋后於市，諸韋襁裸無免者。上官儀亦被殺。

上官儀，女名婉兒，配入掖庭，辨慧能文，明習吏事，武后寵之，使掌制命，拜為婕妤。武后崩，與武三思通，復薦於韋后。后益寵幸。勸帝襲武后故事，改易制度，誅戮大臣，與武三思及駙馬武承訓、宗楚客表裡擅權，請謁受賄，降斜封墨敕官數千人。立婕妤外第，出入無節。朝士公卿往往從之游，以求進取。景龍二年，以上官婕妤為昭容。及韋后弑中宗，昭容謀草遺制太子，以皇后知政事。及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，遂被殺。

論曰：韋后要房陵私約，為司農先券。復辟之後，踵情積丑，其所由來漸矣。敗銜弛轡，奔馬莫制，卒死其手。雖惡婦薰街，更何益哉！婕妤便佞，附狗屠龍，陰陽一大變也。

二〇二、王敦滅親叛主

晉永嘉中，敦為揚州刺史，都督徵討杜之亂。敦史澄名冠海內，為荊州刺史。敦以名出澄下，誣與謀反，殺之。及杜討平，敦進為鎮東大將軍，督江、揚、荆、湘、交、廣諸州軍馬，潛蓄異圖，驕橫莫制。敦從弟稜苦諫之。敦怒，密使人激其叛將殺稜。敦剛愎陰狠，宗族強盛，故成篡志。晉元帝永昌元年，敦舉兵反，據石頭，殺驃騎將軍戴淵、尚書周。改易百官，然後還鎮。元帝崩，明帝大寧元年，敦移屯姑熟，自領揚州牧，與兄王含及錢鳳、沈充等俱反，水陸五萬人奄至。帝乃率諸軍出屯南星堂，遣將軍段秀等大破之。敦遂憂死。斬鳳及充，傳首建康，發敦屍跪而斬之。敦黨悉平。

論曰：哺乳多則成痼病，富貴盛則致禍疾。王敦以江南地望，兄弟持衡，遂叛亡之逆，勢使之然也。蓋亦有天性焉。殘滅骨肉，眼白多殺傷，雖薰街亦未嘗償其報。此王導所以有可罪也。

二〇三、柳燦輔賊負國

唐昭宗時，朱全忠劫遷帝於洛陽，柳燦輔之，遂以為相。燦性傾巧，為全忠腹心，恣為威福，僭殺裴樞、獨孤損、崔遠等三〇餘人。凡門胄高華名檢自處者，皆指以為浮薄，殺之於白馬驛，投屍於河，遂有清流之禍。天祐二年，全忠弑帝，欲急受唐禪，使柳燦與其黨蔣玄暉、張廷范等謀之。燦欲先加九錫。全忠大怒，以為燦觀望懷異，車裂廷范、玄暉於都市，斬燦於上東門。燦臨刑仰天自呼曰：「負國賊柳燦死其宜矣！」遂滅族。

論曰：燦以豺翼虎，卒為虎啖，滅族殞身，仰天自憐，乃有訟過之言。嗚呼，殺百燦首，何足贖白馬冤！

二〇四、李立武亂唐唐太宗貞觀中，李為行軍大總管，專任徵討，甚寵任之。嘗有疾，帝為剪須合藥。帝崩，遺詔高宗，以為左僕射。高宗永徽五年，帝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，欲立為后。大臣褚遂良入，皆苦諫。稱疾不入。他日私見，上問之曰：「朕欲立昭儀為后，褚遂良等固執以為不可，此事庸可為乎？」對曰：「此陛下家事，何必更問外人？」上意遂決。及武氏立，廢帝鳩子，滅唐為周。歷中宗嗣聖元年，孫李敬業起兵揚州，傳檄討武氏之亂，為武后所殺。追削李官爵，發塚斷棺，復姓徐氏。

論曰：唐功臣也。賜姓李。人主至為剪須合藥，際會隆哉！當高宗娶武亂倫，不能死諫，逢君以怙寵，不幾一言而喪邦乎？為子計耳。未幾，敬業舉兵而武滅其家，種棘自刺，藏刃自割，天官追乎哉？然吾於敬業有取焉。以乾蠱而敗家，當無愧於地下耳。

二〇五、周宋黃袍受禪

五代郭威，為漢侍中樞密使，鎮鄴都留後，督諸將以備契丹。漢隱帝乾祐三年，嬖幸用事，恨為大臣所制，殺樞密使楊瓌、侍衛指揮使弘肇等，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殺郭威。事泄，為威所得，因舉兵向南。漢主承佑出奔，為亂軍所殺。威入城，誅首惡者數人，奉太后臨朝，欲立武寧節度使劉，未果。威將兵御契丹，至澶州，軍中忽大噪曰：「天子須郭侍中自為之！」裂黃旗以遮威體，呼「萬歲」。因擁威南行。威乃上太后箋，請奉漢宗廟。太后下詔，授符寶，遂即皇帝位，國號「周」。改元廣順，殺於宋州。廣順三年，周主威殂，太后臨期，少子宗訓立，加匡胤太尉、歸德節度使。聲音契丹人寇，遣匡胤率兵御之。兵至陳橋驛，將士石守信等聚謀曰：「主上幼弱，不如冊檢點為天子。」相與羅拜匡胤，以黃袍加身，眾皆呼「萬歲」。擁之還汴。廢宗訓為鄭王，遷符太后於西宮，即皇帝位，國號「宋」，因以代周。

論曰：孟方水方，孟圓水圓，輕重毫髮，何其銖兩平也。元人曰：汝國得天下以小兒，亦失天下以小兒。宋報周，元復以報宋，軌往轍還，作法固深哉！

二〇六、張彥澤賣國殺身

五代石晉，彰義節度使張彥澤率兵拒契丹，不戰而降，為契丹前導，斬關而入宮。縱兵大掠。與閹門使高勛有怨，殺其叔及其弟，並殺宰相桑維翰等。都城為之一空。迫晉主重貴草詔迎降，左右皆流涕。晉王使人詔彥澤求援，笑而不應，徙晉主於開封府。契丹主怒其專恣，遂斬彥澤於北市，仍命高勛監刑。勛乃剖心以祭死者。凡被害之家，破腦取髓，爭鬻其肉。

論曰：賣國於夷，俘主為虜，主泣求援，臣笑而佞，張怨屠城，欲族高勛。高勛監刑，反剖爾心，孰謂天道不臨汝身？

二〇七、劉黑闥鋤菜為賊黑闥，彰南人。少驍勇。初事王世充，使守新鄉，為竇建德所虜，署為將軍。屢將奇兵克敵，封東漢公。及唐滅世充，建其故將有居閭里為民患者，詔悉徵之。於是，高雅賢等，懼罪謀亂，因相與詣彰南，約黑闥起兵。時黑闥方家

居種蔬，即殺耕牛饗眾，定計聚眾，襲縣據之，自稱大將軍。諸州響應，兵勢大振。半歲之間，盡復建德舊境。唐高祖武德三年，黑闥自稱東漢王，改元。唐遣秦王世民徵之，大敗，奔突厥。至饒陽，從者數千人，餒甚，為其將葛德威所執，送唐斬之。臨刑歎曰：「我方在家鋤菜，為高雅賢所從至此！」

論曰：彼鋤菜者，去帝王遠甚，甘心做賊，死而後悔。此班彪所以作《王命論》乎！

二〇八、魏博悍卒

初，魏博節度使田承嗣選募驍勇五千人為牙將，厚其給賞以自衛，名「外宅男」。自唐藩鎮禍起，皆得自稱留後。故魏博之卒日益驕橫，往往誅族舊帥而易之。天子拱手而已。自史憲誠以來，五六十年皆聽命於牙軍，力不能制。唐昭宣天祐二年，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借朱全忠之兵，潛遣人入營，斷其弓弦甲襜，合擊殲之。凡八千家，嬰孺無遺。

論曰：上好禮，則民易使也。唐自藩鎮不掉，故軍吏亦得長其傲。此上之人有以教之也。日坑八千，天之怨積惡甚矣哉！

二〇九、陳友諒弒主為賊友諒，沔陽漁人子。嘗為縣吏，不樂。元至正七年，會徐壽輝兵起，往從之，為簿書掾。領兵為元帥，攻掠諸郡。友諒攻破龍興，壽輝欲徙都之。友諒恐不利，謀弒壽輝，遂自稱帝，國號「漢」。驕奢無度。至正二年，我太祖諸將擊之，大戰鄱陽湖。友諒中流矢貫顛而死，其子陳理敗降。後有以友諒鏤金牀進者，太祖曰：「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？以一牀工巧奢靡如此，安得不敗？」立命毀之。

論曰：按友諒功業，已成犄角，幾鼎峙矣。至其謀弒壽輝，是篡賊也。賊安能成大業乎？蓋天生此輩，為我太祖作癩耳。鄱陽貫顛，摧枯拉朽，殆天授非人力也。嗚呼，皇明巍巍大哉！